

# 传统童年观念的社会学研究

## ——基于乡村民众的底层立场\*

王友缘

**摘要** 乡村民众的传统童年观念在现代理性二分的思维方式下沦为被改造与弃绝的非理性的童年观念,传统童年观念的多元面向隐匿。文章基于底层乡村民众的立场,以质性访谈法探究1930年代生人至1960年代生人的童年观念,尝试呈现哑然无声的底层童年观念。首先,以家为本位是乡村民众传统童年观念的主要特征。家,是人们看待童年的根本基点。童年以是否成家为边界,而产生如此边界的区隔机制即是以家为中心扩展开来的人情网络。童年的意义与价值局限于家族的框架内。其次超越理性是传统童年观念的内在精神,体现为对儿童超能与脆弱的认识以及乡村民众童年的绵延性体验。传统童年观念的内涵为反思现代童年观提供新的启示。乡村民众童年的绵延体验消解了由儿童及成人的理性划分,体现出某种生长的力量。儿童与成人的这一模糊划分挑战了现代童年观念的进化论取向。童年观念现代化的过程并非是弃绝自身的过程,而是需要一份基于本土根基的坚守与澄明。

**关键词** 乡村民众; 传统童年观念; 社会学; 以家为本位; 童年的绵延体验

**作者简介** 王友缘/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讲师 (上海 200234)

在现代理性二分的思维方式下,现代童年观念经由现代学校的再生产成为不证自明的科学童年观,乡村民众的传统童年观念沦为被改造与弃绝的非理性的童年观念,传统童年观念的多元面向隐匿。这一不证自明的“传统——现代”、“乡村——城市”、“非理性——理性”二元对立的预设自20世纪开始得到全面的反思。在反思现代性的视角下,乡村民众的传统童年观念与现代童年观念并非处于“非理性——理性”、“落后——进步”、“被改造——改造”线性发展的两端,而是各具不同逻辑的独立观念类型。本文便基于底层乡村民众的立场,探究1930年代生人至1960年代生人的童年观念,呈现哑然无声的底层童年观念,从而拓展童年观念的内涵与视野,发掘童年研究新的生命力。

### 一、研究方法——质性访谈法

研究者着力探讨乡村民众的传统童年观念,这需要研究者在乡村社会的情

\* 本文在研究者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谨此对导师吴康宁教授的指导表示感谢。

境下通过与乡村民众的对话,挖掘乡村民众童年观念的独特逻辑。从研究目的来看,这是一项寻求细致描绘、揭示过程、进行理解与意义阐释的研究。而从研究问题的特点来看,本研究具有探索性与生成性的特点,它不是一项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研究,无法预先设定研究假设,然后进行验证;而是逐渐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研究假设,在资料的分析、归纳、总结与持续地比较过程中提炼概念与理论,主要运用归纳的逻辑方法。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放弃了以演绎为主要逻辑方法,“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sup>[1]</sup>的定量方法,选取以“理解”与“解释”见长的质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或来解释现象”,<sup>[2]</sup>对于意义的探究与理解,最为直接的方式是交谈。质性访谈是质性研究最主要的收集资料的方法之一,也是本文所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通过质性访谈,可以拓展乡村民众的叙述空间,与研究者共同发声,共同建构哑然无声的底层童年观念。

在研究地点的选择上本研究选取我的家乡,一个华北农村——山东省临沂市N村作为主要研究个案。探讨乡村民众传统童年观念的内涵要求这一地点应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传统文化的特质。N村所属的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而齐鲁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除了选择N村作为主要的研究个案,研究者还选择了位于长江流域,属于荆楚文化的湖北省洪湖市S村作为拓展个案。目的在于印证与拓展在N村所发现的童年观念的内涵,从而完善对于乡村民众传统童年观念的理解与阐释。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研究者想要考察乡村民众的传统童年观念,在预访谈中发现,1930年代生人至1960年代生人是受传统观念影响最为深重的人群。因此,在实地访谈中研究者把访谈对象锁定为1930年代生人至1960年代生人。本研究以山东N村为主要研究个案,湖北S村为拓展研究个案,以单独访谈与多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累计访谈57人,获得访谈转录资料近30万字。其中,在N村共访谈37人,在S村共访谈20人。除去多人访谈,人均访谈时间为45分钟左右。在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即开始访谈的转录、编码与分析工作。

## 二、以家为本位——传统童年观念的基点

在对1930年代至1960年代出生的乡村民众进行童年观念访谈的过程中,“家庭”与“家族”的观念不断凸显出来,研究者逐渐领悟到家庭在乡村民众生命中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由于家族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更是因为家庭是乡村民众“过日子”的基本单位,家族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乡村民众过日子的践行准则。因此,不理解家庭在传统乡村民众生活中的意义,则无法理解乡村民众的日常观念,而不在家庭的脉络下来探讨童年、儿童的意义,则无法理解乡村民众的童年观念。乡村民众对于童年的理解、对于儿童的观念是以家庭为基点的,以家庭为基点的理解塑造了乡村民众独特的童年观念体系。